

韓國教會近代 宣教運動初探



周志豪

香港遠東廣播公司廣播
牧師兼高級監製

韓國教會差出宣教士的歷史要由一百多年前說起。

一九〇一年，滿州（東北）的朝鮮人發出宣教士的呼聲，立刻有一人前往。至一九一五年，在三位韓國傳道帶領下，建立了四十五家教會，共二千七百五十名基督徒。當時東北的朝鮮人口是二萬三千。跨文化宣教則於一九〇九年開始，監理教（循道衛理會）將韓國「國內宣教部」改為「國內外宣教部」，翌年差派孫貞道牧師到中國。一九一三年，長老會差派三位宣教士到山東萊陽縣，其中一位宣教士朴泰魯於該年十一月因病離世（殉道），另外兩人因面對艱難，於一九一七年回國。韓國長老會分別於一九一八年、一九二一年、一九二三年、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差出五屆宣教士到山東；其中方之日牧師堅持事奉到一九五七年才回國。根據紀錄，一九二三年時，有五百九十一名中國人受洗，連同韓國人共八百一十五人，他們建立了二十五家聚會所、十九家私立學校，共四百三十六名學生。（註）當時韓國教會已差派宣教士到日本、西伯利亞（Siberia）、中國東北及山東。正值韓國向中國宣教一百年的今天，中國當局早已警覺韓國的宣

教滲透最為嚴重，這是公開的事實，然而我們不便透露他們的實際人數。身為華人，對同胞的獻身與熱愛，相比之下，仍要深刻反省。

一九八六年，在荷蘭阿姆斯特丹（Amsterdam, The Netherlands）國際巡迴佈道者會議（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Itinerant Evangelists）上，主要講員之一的韓國佈道家金章煥牧師（Rev. Billy Kim）將韓戰後三十年該國教會的增長數字公諸於世：一九五五年韓國有四千家教會、近一百萬信徒；一九六五年增至八千家教會、二百多萬信徒；一九七五年達一萬六千多家教會、四百三十萬信徒；一九八五年達三萬二千家教會、一千萬信徒。今日我們再回顧時，發現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正是韓國教會人數增長的高峰。這位一生獻身領導浸信會、牧養萬人教會並帶領韓國遠東廣播公司的牧者，當年以五個英文字綜覽韓國教會特色：禱告的教會（praying church）、宣教的教會（propagating church）、肯悔改的教會（purified church）、歌頌讚美的教會（praising church）和受苦的教會（prosecuted church）。在該篇信息裡，金牧師平衡地交代了韓國教會的特色。我們認為，宣教士的差派與教會的增長是緊密相連的。


據韓國差傳研究學院 (KRIM) 的文相哲牧師 (音譯, Rev. Steve Sang-Cheol Moon) 披露的宣教士數字增長, 其最高峰也是在韓國教會增長的頂峰, 即八十至九十年代。茲摘錄韓國過去四十年來的宣教士增長: 一九七九年派出九十三位宣教士; 一九八九年達1,178位; 二〇〇〇年達8,103位; 二〇〇六年則達14,905位宣教士, 目前在全球一百六十八個國家宣教。南韓因此有全球第二大宣教士差出國之稱。以上數據並不包括許多自費的獨立宣教工作者, 如上文提及那些到中國的宣教士。

韓國教會史學教授朴容奎指, 韓國教會的一大特色為持續的教會復興運動, 燃點這把火的關鍵人物仍是早期許多優秀的宣教士。韓國教會的五度大復興如下: 一九〇三年的元山大復興; 一九〇七年的平壤大復興, 由羅伯特·哈迪醫生 (Dr. Robert Hardie) 帶動; 一九〇九年即展開「百萬救靈運動」, 並開始差傳事工; 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三〇年的復興。韓戰後, 教會更廣泛地增長, 以趙鏞基牧師為首的五旬節靈恩運動大行其道; 一九七四年開始, 國際性福音宣教集會接二連三地舉辦; 一九八〇年代則展開門徒訓練和海外宣教至今。

撇開優秀宣教士的獻身與政策不談, 整個文化土壤是不容忽視的因素。韓國學者鍾大衛 (音譯, David Chung) 於二〇〇一年出版了他遠在一九五九年完成的美國耶魯大學 (Yale University, U.S.A.) 博士論文《調和主義: 韓國基督教起



始時的宗教處境》(Syncretism: The Religious Context of Christian Beginnings in Korea), 論文導師為著名學者理查德·尼布爾 (H. Richard Niebuhr)。書中披露韓國基督教成長的文化土壤乃三教合一的養分造成。儒家提供了韓國人接受基督教的意識形態與思想結構, 至今韓國基督徒對牧師、傳道、長老、勸師 (類似女長老)、執事等, 長幼有序, 禮節分明; 佛教的極樂世界提供了他們嚮往天國的背景; 道教則預備了渴望靈界神祕力量的基礎。另外, 傳統的民間薩滿 (巫術) 信仰則由基督教的聖靈大能取代。這份論文道出任何社會的教會增長都有值得探討的因素。我們可以說, 在韓國, 基督教的擴張、教會成長與復興, 以至持續的差傳, 皆揉合了成功的三大要素: 天時、地利與人和。

可以這樣說, 當神要使用一個國家, 祂可以容許其分裂 (南、北韓分裂), 也可在多方面配合以合神使用。願華人教會也能發揮天賦的優勢, 配合後天的堅持與擺上, 不辜負前人的心血, 尤其宣教士的血汗, 為主完成使命。 

註:

朴容奎:《韓國基督教會史》(二) (Word of Life出版, 二〇〇七年), 第一〇五至一〇七頁。

思考問題

- 一、普遍認為韓國教會有熱誠及付代價的禱告見證, 因此聖靈也賜福韓國教會差出眾多宣教士。到底禱告與文化背景有沒有關係? 宣教士的量與質是否與「天時」、「地利」及「人和」等多重因素有關?
- 二、中日甲午戰爭、日本侵韓及韓戰對韓國教會的復興與宣教運動產生重要的催化作用。你認為苦難會使教會軟弱還是剛強? 面對大使命的呼聲, 許多人裹足不前, 他們掛慮的是甚麼? 追求安逸的生活是否不妥?